

書介

圖文：草 草

重說中國近代史

定價：港幣98元

作者：張鳴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本書重說自鴉片戰爭爆發前夕，至五四運動的中國近代史，不管是中國與西方、清廷與民間、滿族與漢族士人，還是洋教與本土信仰、槍桿與筆桿、造反與維新、科學與革命……太多的內容值得重新去回溯與反思。「在有些人看來，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對我來說，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我們不能失憶，總結歷史時，雖然完全復原歷史做不到，但要盡量真實，做不到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我們不要建構歷史，扭曲史料，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歷史不能隨意打扮，我們要在總結歷史的基礎上吸取教訓，繼續往前走。」——張鳴

Hea爆Ma屎熊

定價：港幣68元

作者：江記（江康泉）

出版：天行者



以「人生得意須盡Hea」為人生座右銘的Ma屎熊登場。《am730》連載漫畫《飯氣劇場》繼《丁丁企鵝大滾動！》、《丁丁冬菇暈大浪！》後，今次由人氣熱爆，但為人Hea爆的Ma屎熊及熊貓貓接棒演出。夏天來了，當我們說着「夏日炎炎正好眠！」時，Ma屎熊卻已領悟出：「人生得意須盡Hea」的真諦。除了有Ma屎熊及熊貓貓外，還有Keyboard企鵝及USB企鵝客串演出，道盡上班一族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經歷——我們都只不過是老細手下的一位Keyboard掣，又或是一支常被遺忘的USB手指。

新世訓——生活方法新論

定價：港幣58元

作者：馮友蘭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本書是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在1939至1946年間創作的六部著作，即「貞元六書」的其中之一。此書大部分文章先後發表於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中學生》雜誌上，是針對當時的新知識青年，在社會結構劇烈的變化中，如何適應現代世俗社會而創作的。它同時體現了馮氏「新理學」的哲學體系。

幸福號列車

定價：港幣78元

作者：張曼娟

出版：明報出版社



「盛女不焦慮，盛女不必作戰！愛情不是拚命求來的，若內心真正豐盛，能自給自足，自然能吸引他人。」著名單身作家張曼娟如是說。「你覺得自己的人生豐盛，不見得是擁有甚麼，或嫁入豪門，豐盛取決於你自己內心的感受。」張曼娟以其溫婉、細膩、敏感的文字，建構了《張曼娟女人幸福術》系列，第二本《幸福號列車》，是指「女人是列車長，女人能把別人帶到幸福的生活裡。」五個章節包括：〈星球〉、〈愛戀〉、〈身體〉、〈傳說〉及〈城市〉。

曹寅與康熙

定價：新台幣360元

作者：史景遷

譯者：溫治溢

出版：時報文化



曹寅作為康熙皇帝的家奴，以歸順旗人的漢人身份，遊走滿漢二元社會，署理攸關稅收的兩淮鹽政與御用供給的江寧織造，聲勢日隆，其一生仕途和家族起落與康熙密切相關。史景遷企圖透過曹寅來反映康熙的統治手腕與清初政經社會面貌，也重構曹雪芹筆下《紅樓夢》背後的曹家真實景況。本書為史景遷師從明清史學家房兆楹所做的博士論文，擺脫以往西方學者着重在西方因素影響東方歷史的研究觀點，重新觀察明末清初中國社會的滿漢關係與社會變革。本論文榮獲波特爾論文獎（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不僅是史景遷一生學術著作的起點，也為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提供新面向。

張小虹 做學問就是要好玩

不久前，一位評論界前輩對我說：「女性主義，台灣的張小虹，寫得好。」沒想到過了沒多久，這位現任教於台大外文系的女性主義作家就坐在了我的面前。聰慧、敏捷，又不失女性的溫婉，張小虹一邊侃侃而談她的寫作與生活，一邊對面前的茶餐廳炒麵讚不絕口：「香港的東西真好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張愛玲的臉

「可不可以不要讓張愛玲那麼老？」來香港演講前，這句話一直在張小虹的腦子裡轉來轉去。以往說起張愛玲，我們總恨不得把時空機往前撥弄，老上海，老香港，愈回不去就愈美麗，愈美麗就愈是忍不住挖挖挖。張小虹來香港，也想講講張愛玲，可這個被詮釋再詮釋幾近過度詮釋的女人，就像是個龐大的陰影，萬分棘手。她不想重複議論張氏的服裝，也不想再回到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她尋思着，怎麼能讓張愛玲在這個時代「活」過來，與當代社會來次有趣的大碰撞。

在這之前，張小虹正在研究英國女作家伍爾夫，順着資料爬梳過去，伍爾夫的臉吸引了她的注意。有趣的是，這位女作家的長臉經常被人拿來打趣，就連齊澤克也曾開玩笑，用電腦把她的臉拉寬一點，大嘆：這才多正常。「蠻好玩的。」張小虹寫起了伍爾夫的臉，玩得不亦樂乎。

不如談談張愛玲的臉？這位女作家兼名媛，大概是華人作家中照片曝光率最高的人，也是在作家行列中，最早用照片來作「promotion」，且相當成功的一位。可張小虹偏不想這麼簡單作結，她想「找個不一樣的角度」，於是，臉書Facebook出現在她腦中，張愛玲的臉與Facebook的神奇相遇開始了。

「張愛玲生活在前臉書時代，這好玩。以前我們談張愛玲，永遠都是回到過去，如果從臉書來說，豈不是回到未來？」張小虹說，「臉書上有我們自己的臉，還有朋友的臉，它的邏輯來自於你的自報身家，也來自與大家的彼此看見——你的臉是通過朋友的臉來成立的。怎



麼把這個邏輯放在張愛玲的《對照記》裡面來看？張愛玲是通過親族網絡來建構她的臉。用這個邏輯，我要重新閱讀《對照記》。」

從Critic到Creativity

把張愛玲和臉書接上線，張小虹大呼好玩。對她來說，做學問不是困居高塔愁眉苦臉地使勁，而是好玩又充滿激情的過程。「你想想，可以蹲在家裡的一個角落想張愛玲的臉。」她狡黠地笑了笑。

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發現女性主義那麼好玩？

「我做蒙得很晚，是念研究所的時候。」張小虹說，「以前，基本上班上同學都覺得如果要票選未來賢妻良母No.1，一定是選我。我那時非常循規蹈矩，很傳統。最早接觸女性主義，是它的文學批評，那時我才發現，做學問是需要熱情的，那個東西會讓你興高采烈，讓你手舞足蹈。後來愈來愈喜歡，甚至覺得沒有遇到女性主義的話，我不會有那麼大的衝動去念博士，實在因為它太好玩啦。」

對張小虹來說，女性主義其實分成兩個部分，一方面介入她的生命經驗，「原來可以這樣去看你的成長經驗，去看自己，去看加諸在自己身上所謂的『好女孩』的束縛，裡面有好多的生命經驗的開展。我在那裡面也



找到了很強的『母親姐姐』的力量，覺得女人是可以活出不一樣的樣態的，在生命實踐上有很多幫助。」另外，女性主義也是一種智識上的激發，蘊含豐富的創造力和活力。「但我也必須說，後來的女性主義愈來愈不具有活力。在80年代，它還是一個新的話語，充滿了知性的力量，現在則變得很媚俗。這並不是它的墮落，而是每一個學術理論都會有自己的發展曲線。它之所以變得那麼無趣，是因為在知性上面，變得太可預測。」

但張小虹並沒有把自身局限在一既定的理論中，為女性主義而女性主義，太不是她的風格。理論體系對她而言，是創造性活動的路徑，而非封閉的學術框架，「女性主義帶給我的，到後來，甚至不需要局限在性別上面，而是一種創造力的活動。對我來說，我還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那個創造性的活動，不論我在想任何問



張小虹

題，仍然能夠讓我獲得同樣的樂趣和快樂。即使我在處理男作家，或是完全不相關的內容時，同樣適用。最早接觸女性主義的時候，那個C是Critic（批判），後來，女性主義同時在學術和生活實踐上的則是另一個C——Creativity（創造力）。」

這讓我想起她曾經引用美國女性主義者艾瑪·高德曼的一句話以明己志：「假如我不能跳舞，我就不要加入你們的革命。」對張小虹來說，智力的展演，就是一場自由的舞蹈，突破所有既有的框框，也打破所有的理所當然。「在思考的星雲中起舞，天地多遼闊。」（《假全球化》自序）

慢慢想 快快寫

在平時的生活中，張小虹超級喜歡獨處，最喜歡宅在家裡「胡思亂想」，「所有的思考對我來說先決條件都要有時間的延綿性和所謂的空間的絕對性。空間中不要有任何人，時間則是延綿的，可以慢慢想。胡思亂想本身絕對要有時間和空間的搭配。」

難怪她的研究和文章中總不時有些天馬行空的意料之外。她被人稱為「左手寫散文、右手寫論文」，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分析、

後殖民論述與同性戀研究等多種理論架構都被她純熟地運用在對日常事物的分析中，時尚衣裳、電影、文學、名牌……當代生活的各個面向，當代文化中的微小事物，沒有甚麼不能說，沒有甚麼不能評。在《資本主義有怪獸》、《假全球化》、《在百貨公司遇見狼》等書中，她和各種文化事件理身搏鬥，往往打破讀者對生活事件的既定理解；而在《身體褶學》中，她則用輕鬆的筆調把「女學問家」的生活娓娓道來，展現出自己作為女人的另一面。

張小虹說，書寫正是思考的延展。

「我從小就很喜歡寫作，尤其喜歡寫申辯議論的文章。寫作對我來說從來很快樂，我寫作的速度也很快，可是我也必須要說，長大後，寫作本身的焦慮是逃避不了的，只是說你會發展出來許多處理這種焦慮的方式。甚至有時你也開始迷戀這種寫作的焦慮。思考作為一種生活的狀態，它必然會導向寫作，書寫是思考最好的階段性整理和開展。光是想，細密度是不夠的，文字會幫你開展出一些更細膩的面向。思考和寫作是必然的延續體，是我生活當中主要的重心所在。」

重塑主體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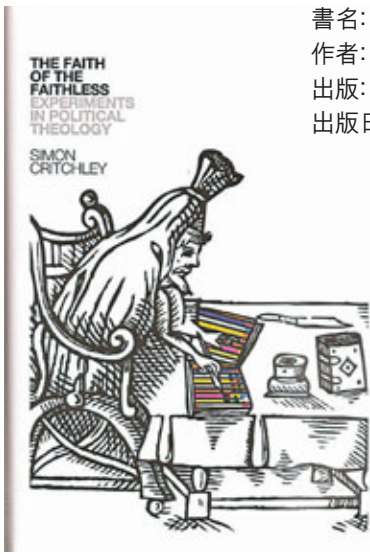
自從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神學》面世以來，越來越多論者將主權以及合法性（legitimacy）等問題，視為一種近乎終極問題的層面作討論，這是一種非宗教的宗教，或無信仰的信仰，英國哲學家克里奇利也不例外。他與卡普托（John D. Caputo）等人皆以倫理學或宗教等範疇解釋德里達的「解構」，早年著作《解構倫理學》將德里達的論述視作列維納斯「倫理學」之延續，他最近以這本《無信仰者的信仰》來回應近年來有關「政治神學」的論爭。

在克里奇利的倫理中，「無限要求」（infinite demand）佔了重要位置，他在《無限要求》（Infinitely Demanding）中說，「倫理要求」會不斷透過不同當下的困境，從挑戰主體作出回應，這意味着個體（individual）並非不可分割的（individual）的固定道德主體，這些「無限要求」一直透過不同處境重新塑造主體。由此觀之，政治神學也不斷在政治領域以外的領域中，挑戰政治的界限，雖然政治神學問題往往在政治以外，但對政治的建構

亦往往發揮根本性的作用，以致我們無法回避它。

本書從王爾德於1897年在獄中寫成的《自深深處》（De Profundis）開始，這位不信神者在獄中以文字談論宗教，他說：「凡一切為真實的必會成為一種宗教。」（Everything to be true must become a religion）克里奇利認為，這裡的「真實」（true）意義近於德語的詞源（treu），其意思為「忠誠」（loyal）或「忠實」（faithful），它不一定關乎宗教，王爾德的信仰其實更是一種理性宗教產物。克里奇利並沒有在書中提出鮮明的論點，卻列舉了很多哲學家的主張，以證實「現代性的政治」並非「世俗化」而是「神聖化」的過程。

故此克里奇利的「政治神學」，便着重填滿現代政治無法觸及的信仰一面，這種信仰常與我們強調的共同體息息相關，它被霍布斯或盧梭稱為「公民宗教」。在第二章，作者重提盧梭對戲劇的批判，這種近乎柏拉圖《理想國》反對詩歌及戲劇的態度，將戲劇的「模仿」（mimesis）貶低於「真實」（truth）之下。另



書名：Faith of the Faithless（無信仰者的信仰）
作者：Simon Critchley（西蒙·克里奇利）
出版：Verso
出版日期：2012年2月

思想。克里奇利認為，無論是十三世紀神秘主義運動，抑或二十世紀初蘭道爾（Landauer）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其前提皆為嚴格地要求擯棄自我，這種擯棄自我也是「與神合一」的過程。

康德總是圍繞着「認識主體」（作為人的我）作討論，而齊克果就將核心定義於「我」與超越「我」的「你」（上帝）之間的關係上，這個「你」不斷要求「我」超越自身認知、理性和感受力作回應，這也是「政治神學」的淵源。而無論是克里奇利那被「不斷要求」的主體抑或阿甘本的「空洞人」（man without content），都標誌着我們理解的「主體」既不定固也不完整。然而沒有宗教的信仰也是一種無根的信念，這也解釋了作為天主教徒的施米特，為何最終崇拜列寧革命和納粹主義的專政，這恰恰也是被掏空一切社群倫理的政治。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